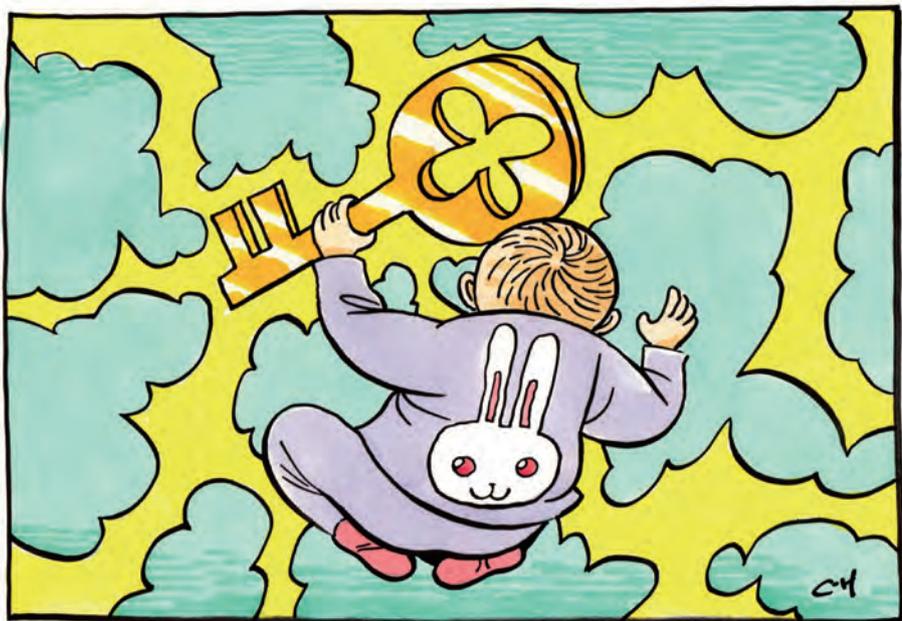


“鼠子”抓周

□安 凉



漫画 / 崔泓

一张大圆桌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：除了传统的笔墨、书本、印章、钥匙、酒瓶、钱币、玩具手枪和听诊器之类，还有软盘、手机和游戏机等比较时新的玩意儿。而大家的目光，都聚焦在小宝宝抓周的手上。

大苏的儿子出生于去年的春节，加上苏姓与“鼠”谐音，相熟的好友，就把“苏子”当“鼠子”念了。大苏夫妇也不生气，说我们的“鼠子”呀，今后一定有大出息。抓周前，大苏又这么说了，老同学刘彭笑道：“挖海底隧道吗？”大苏啐了他一声：“我的儿子，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！”

大苏太太发话了：“我希望儿子跟着我当医生，白衣天使现在多受人欢迎啊。”“家里已经有一个医生了，儿子能够成为大作家才好呢。”明人则调侃：“大

年初五生的，看来以后这孩子会暴富。”大苏多年前做生意发过财，后来投资错误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所以一直梦想翻身。

“发财什么的，算了吧，暴富后怕是容易变坏。”大苏太太摇摇头，说着说着，还瞪了大苏一眼。

这时，刘彭出鬼主意了：“哎，我看我们来赌一把，猜小宝宝抓到什么。谁猜准了，就可以亲‘鼠子’一下，猜错的，就给‘鼠子’献歌一首！”大家使劲鼓掌，大声叫好，大苏夫妇亦欣然提出，他们也加入。于是，每人都猜了一种结果，集中在四个方面：一是以大苏为代表的，坚持猜是作家。二是以苏太太为代表的，坚持猜是医生。三是刘彭故意使坏的，说是花花公子，有两位朋友也跟着起哄。最后是以明人为代表的，猜‘鼠子’将来会发财——毕竟，孩子出生在“迎财神”的这天嘛。

妈妈把小宝宝小心轻放在圆桌上，然后护卫着他在桌上抓摸。那小手在空中晃动，老半天不碰什么。终于，他的手在桌面上伸展，左右小幅度地移动着。他的手快碰到听诊器了，苏太太几乎是喜出望外了，鼓动道：“快呀，快呀。”可那小手忽然又停住了，稍迟疑了一会儿，又转向了右侧的化妆盒。大苏夫妇的脸色都有点变了。但小手在化妆盒跟前停住了，好半天不动弹，人的心都“悬”住了。小宝宝晶亮澄澈的目光，在桌上左右顾盼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过了好一会，他的手伸向了闪亮的钱币。明人朝大苏眨了眨眼。大苏瞟了一眼苏太太，苏太太的一脸苦相正在展现。小手只差毫厘，就抓到钱币了，明人也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只见小家伙将钱币拨拉了一下，并没有去抓，倒是顺风顺水一样地将钱币边上的游戏机抓住了。还没等谁开口，他又一下子，把游戏机扔了，小手又抓住了印章，随即，又撒手扔了。他最后抓住的是一把钥匙，结结实实地，握得紧紧的。

谁都没猜中。谁都开始解读了。刘彭说：“呀呀呀，难道他今后是管仓库的啊。”“哎，我看，这是管金库，管保险箱的。”大苏说。苏太太说：“去去去，这意味着我儿子会有自己的车，私人豪车。”……

大家自述主张，却发现明人没表态，于是目光都汇聚到这位老大哥的脸上了。明人启口道：“无关输赢，我觉得，最好的答案是：他的命运钥匙，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！”这下，大家又一致叫好起来，大苏和苏太太都笑逐颜开了。